

刚刚参观了《从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复兴之路》大型纪念展,深切感谢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等各有关机构,安排爸爸杜重远有幸到重要展出,更感谢刘校长、何总编、吴教授、王教授、张教授,你们放下手头紧要工作,不辞辛苦,甚至远道而来,忆叙爸爸为国情深的往事,为两姐妹陷入深深怀念和感动,爸爸地下有知,亦当含笑。

80多年前,日寇入侵东三省,爸爸实业救国的大型瓷厂被霸占,并被通缉追杀。他逃亡关内,转道南方各省市,口诛笔伐日本军国主义令人发指的罪行,呼吁精诚团结抗日。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投稿于当时销路甚广的韬奋伯伯主办的《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等。早在1932年,爸爸就三次来到香港。他写道:“香港山水环抱,水绿山青,状极秀美。楼房齐整,路平如镜,是一繁花美丽都市……”他又记载道:“港埠日人之势力甚微,‘九一八’事变初起,港侨中之激于爱国心者,路遇日人,辄制止之死地……昨日抗日十九路军蔡廷锴军长由沪来港,港人热烈欢迎。执国旗,喊口号,万人空巷……”综上所述,爸爸印象中的香港,美丽而爱国。后因宋庆龄移居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爸爸于1937年又来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目的是动员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抗日。列名发起人中,还有印度的尼赫鲁,美国罗伯逊,德国托马斯·曼,和我国的孙科,宋子文等。邹韬奋、杜重远、金仲

# 爸爸的身影

杜毅



他像一匹被激怒的烈马,昂首奋蹄,视死如归地奔跑、跋涉在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大江南北。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被五花大绑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怒斥:“爱国何罪?我不相信还有法律,中国的法律也被日本控制了……”法庭内外,群情激愤,青年学子痛哭失声,“满街争说杜重远”。

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辆黑色的轿车,将爸爸载至郊区,爸爸闪身进入一个小树林,与等在那里的张学良密谈“联共抗日”的细节。

《庐山勘蒋》这幅油画展现的是:青山绿草,爸爸和蒋介石坐在屋外石桌两旁。爸爸向蒋介石述说他开发大西北的计划,蒋介石颇感兴趣,并委爸爸以重任。殊不知,在此前几天,上庐山的国民党要员,社会名流,教授专家《第一期谈话会》上,爸爸发言,对蒋介石分析,日寇入侵的狼子野心,想极力肃清当时汪精卫一味向日本求和的错误影响,蒋介石似尚在犹豫、等待中,爸爸击桌诤谏:“日本已决心进行一场全面对华战争,谈判均未取得实质性结果,日本仍在不断对华北增兵,局势日趋严重。”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做了“最后关头”的讲话,宣布全民抗战。1938年6月20日杜重远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



依于仁 游于艺 潘华敏 篆刻

1994年,我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妇产科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至今已整整20个年头。我亲身经历了微创技术在妇科疾病治疗中,技术上的迅猛发展和理念上的不断更新。微创技术之于妇科疾病治疗,犹如珍珠之于爱美女性,带来健康的同时,更兼顾了美观。

有人说,外科手术是一门艺术,同样的手术刀,有人单刀直入、切除病灶如探囊取物、庖丁解牛;有人则迂回作战、拖泥带水。而作为妇产科医生,面对女性患者,其对手术的艺术性则要求更高。仍然记得,1995年的夏天,当时我还是妇产科医院的住院医师,跟着上级医生盼望各种上台机会,哪怕是加班完成术前谈话、文案工作,也要把珍贵的时间留给“上台”。因为良好的悟性和手术能力,我终于“出师”,得一机会作为主刀医生,独立带领下级医生完成手术。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位年轻的宫外孕患者,当时B超提示附件包块3cm大小,内有卵黄囊,经过同上级医生的沟通、详细了解病史及各项检查,我决定为其施行开腹的患侧输卵管切开取胚术。在手术团队的完美配合下,我和同事为其做了4-5cm的下腹部横切口,成功施行

华、艾黎,斯诺,爱泼斯坦等人都是成员。爸爸到港后,除了参加上述会议外,他还继江西,上海,武汉之后,在香港募办第四个远有荣幸到重要展出,更感谢刘校长、何总编、吴教授、王教授、张教授,你们放下手头紧要工作,不辞辛苦,甚至远道而来,忆叙爸爸为国情深的往事,为两姐妹陷入深深怀念和感动,爸爸地下有知,亦当含笑。

80多年前,日寇入侵东三省,爸爸实业救国的大型瓷厂被霸占,并被通缉追杀。他逃亡关内,转道南方各省市,口诛笔伐日本军国主义令人发指的罪行,呼吁精诚团结抗日。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投稿于当时销路甚广的韬奋伯伯主办的《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等。早在1932年,爸爸就三次来到香港。他写道:“香港山水环抱,水绿山青,状极秀美。楼房齐整,路平如镜,是一繁花美丽都市……”他又记载道:“港埠日人之势力甚微,‘九一八’事变初起,港侨中之激于爱国心者,路遇日人,辄制止之死地……昨日抗日十九路军蔡廷锴军长由沪来港,港人热烈欢迎。执国旗,喊口号,万人空巷……”综上所述,爸爸印象中的香港,美丽而爱国。后因宋庆龄移居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爸爸于1937年又来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目的是动员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抗日。列名发起人中,还有印度的尼赫鲁,美国罗伯逊,德国托马斯·曼,和我国的孙科,宋子文等。邹韬奋、杜重远、金仲

他像一匹被激怒的烈马,昂首奋蹄,视死如归地奔跑、跋涉在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大江南北。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被五花大绑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怒斥:“爱国何罪?我不相信还有法律,中国的法律也被日本控制了……”法庭内外,群情激愤,青年学子痛哭失声,“满街争说杜重远”。

《庐山勘蒋》这幅油画展现的是:青山绿草,爸爸和蒋介石坐在屋外石桌两旁。爸爸向蒋介石述说他开发大西北的计划,蒋介石颇感兴趣,并委爸爸以重任。殊不知,在此前几天,上庐山的国民党要员,社会名流,教授专家《第一期谈话会》上,爸爸发言,对蒋介石分析,日寇入侵的狼子野心,想极力肃清当时汪精卫一味向日本求和的错误影响,蒋介石似尚在犹豫、等待中,爸爸击桌诤谏:“日本已决心进行一场全面对华战争,谈判均未取得实质性结果,日本仍在不断对华北增兵,局势日趋严重。”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做了“最后关头”的讲话,宣布全民抗战。1938年6月20日杜重远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2010年的6月4号,我这篇《仙人掌》开始,在《苹果树下》和许多好朋友及一些杰出的作家,在大家董董桥的呵护下各“书”己见。2014的4月27日,是大家分手道别的日子,《苹果树下》这版将从此告别《苹果日报》。董桥说:“你毕业了,可以戴方帽子了。”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懂作者跟报社的关系,每次写完稿请大家指点后,他都这样说:“这个礼拜天登。”我就顺理成章地上了《苹果树下》,到礼拜天刊登的日子又兴高采烈地买十几份寄给各方好友。

《苹果树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作家都是家庭的一分子,他们跟你分享他们的思想,他们所知的人、事、情。还记得邵纳红写抗战时期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冒生命危险帮她父亲邵淘美搬家,在大卡车从沦陷区到上海租借地中间的桥上,被日本兵拦截盘问的惊心动魄画面。还记得杨凡写张大千送给张夫人的《忆远图》,上面题的字“云山万重,寸心千里”。还记得顾媚写画家赵无极的前妻朱纓自杀身亡前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只有零乱的7个字“一片冰心在玉壶”。还记得金圣华写傅雷曾说的“赤子之心,永远不老”,文中并提到“文革”初期傅雷夫

政员。同年蒋介石致信:“杜参政员重远兄:函电悉,宣传抗战,边民共奋,良深欣慰。中正印”

随着华北等地失守,爸爸身影愈加倏忽,穿梭……他曾多次晤谈两广总督李宗仁、白崇禧,台儿庄大捷庆功宴上,李宗仁深深感谢爸爸,在其兵源不足时,给予“学子兵”的支援;爸爸又飞回上海,在孔祥熙,宋子文,张公权,杜月笙,熊式辉等财长、名流宴会上,发起为抗战前线募捐。他将捐款和他从江西“光大瓷厂”抽出的股金,购置军需,亲自押车急送马占山转战绥远的前线。卡车陷山路边悬崖,爸爸下来推车,险些堕入万丈深渊;在军阀割据的要人中,爸爸宣传抗日,最顽固的堡垒是“山西王”阎锡山。他与日本土肥原是同学、密友,他欣赏日本很多大政方针。爸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做他的救亡抗日工作。但他认为只要守住太原,天下太平。他倒蒋,附蒋;联共,反共;抗日又和日。他自画像是:“我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然而当日军控制了他的命脉钢铁煤炭时,当日军进攻绥东,咫尺太原时,当他站在昔日有瑰宝壁画的庙宇宫殿,而今被日军飞机炸弹炸为平地,他握紧第五次来访的爸爸的双手说:“我想起了你以前对我说过的所有的话。”于1936年“九一八”纪念日,他成立了联共抗日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参加了抗战。爸爸奔波操劳过度,终于晕倒在驶往武汉成都

欣赏自己“笔直”的刀口杰作时,如同欣赏一幅艺术品,内心甚是满意。可我还是想,无论再直、缝皮再完美,那道笔直的伤口,于爱美的女性而言,总是真实存在。那,能否让伤口隐形?让伤口小些、再小些?

我开始多方查阅文献和各类资料,直到我第一次了解到妇科微创,满心盼望着这一给女性患者带来福音的革命性手术方式能引入我院。1998年,我有幸加入华克勤教授团队,共同钻研腹腔镜技术……在昏暗的手术室内,团队成员手持腹腔镜仪器,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学习技术,聚精会神,心无旁念。为了适应镜头和仪器操作带来的不真实感,所有团队成员放弃周末时间,刻苦练习。终于,在多次术前方案商讨、台下模型演练和台上术中模拟之后,我们团队共同完成了第一例CISH(腹腔镜辅助下的鞘内次全子宫切除术),并成功将出血量控制在100ml。自此之后,腹腔镜技术在我院广泛开展,各类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术也尝试同腹腔镜技术相结合,减轻患者痛苦,圆患者爱美之梦。

不放弃,不放弃,给疑难生生不息红房子病患者治疗,明请看本栏。

## 外观完美还是内在技术,这是个问题

姜桦

情低落指着伤口:“姜医生,您看呀,这个刀口仔细看,好像不是笔笔直的呢。”那一刹那,我心底也充满了失落,我在意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手术预后、康复情况等等,对她而言全然无用,那一条笔笔直的刀口才是她最想要的。

“患者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开始思考,内在技术还是形式上的美观,这是个问题,但又为何不能二者兼得呢?自此,在苦练手术技能的同时,我开始重视起手术刀口的美观,反复练习“划刀口”、“缝皮”这些看似简单、初步的临床技能。每当术后为患者换药,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2010年的6月4号,我这篇《仙人掌》开始,在《苹果树下》和许多好朋友及一些杰出的作家,在大家董董桥的呵护下各“书”己见。2014的4月27日,是大家分手道别的日子,《苹果树下》这版将从此告别《苹果日报》。董桥说:“你毕业了,可以戴方帽子了。”直到今天我都搞不懂作者跟报社的关系,每次写完稿请大家指点后,他都这样说:“这个礼拜天登。”我就顺理成章地上了《苹果树下》,到礼拜天刊登的日子又兴高采烈地买十几份寄给各方好友。

《苹果树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作家都是家庭的一分子,他们跟你分享他们的思想,他们所知的人、事、情。还记得邵纳红写抗战时期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冒生命危险帮她父亲邵淘美搬家,在大卡车从沦陷区到上海租借地中间的桥上,被日本兵拦截盘问的惊心动魄画面。还记得杨凡写张大千送给张夫人的《忆远图》,上面题的字“云山万重,寸心千里”。还记得顾媚写画家赵无极的前妻朱纓自杀身亡前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只有零乱的7个字“一片冰心在玉壶”。还记得金圣华写傅雷曾说的“赤子之心,永远不老”,文中并提到“文革”初期傅雷夫

## 不舍

林青霞

被退稿的,这表示你是个作家。”我不但不气馁反而特别高兴,这表示董桥以前对我文章的赞赏是真的,同时也免了我献丑。我回了一封回信:“我知道你会看着我的。谢谢!”他写道:“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已,偶然一篇不满意,改写一篇不就完了。对不?”大家长以为我会失望,怕打击到我的信心,其实我倒觉得被退稿的经验蛮好。

在《苹果树下》的大家庭里,大家长永远在右上角,小草永远在左上角,杨凡永远在左边中间占据一大片版位,把所有作家都挤得周围散去,我取笑他是大肚子。树下消磨了不少温馨愉快的日子,没想到现在是互道珍重各奔前程的时候。后会有期。



然而当日军控制了他的命脉钢铁煤炭时,当日军进攻绥东,咫尺太原时,当他站在昔日有瑰宝壁画的庙宇宫殿,而今被日军飞机炸弹炸为平地,他握紧第五次来访的爸爸的双手说:“我想起了你以前对我说过的所有的话。”于1936年“九一八”纪念日,他成立了联共抗日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参加了抗战。爸爸奔波操劳过度,终于晕倒在驶往武汉成都

欣赏自己“笔直”的刀口杰作时,如同欣赏一幅艺术品,内心甚是满意。可我还是想,无论再直、缝皮再完美,那道笔直的伤口,于爱美的女性而言,总是真实存在。那,能否让伤口隐形?让伤口小些、再小些?

我开始多方查阅文献和各类资料,直到我第一次了解到妇科微创,满心盼望着这一给女性患者带来福音的革命性手术方式能引入我院。1998年,我有幸加入华克勤教授团队,共同钻研腹腔镜技术……在昏暗的手术室内,团队成员手持腹腔镜仪器,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学习技术,聚精会神,心无旁念。为了适应镜头和仪器操作带来的不真实感,所有团队成员放弃周末时间,刻苦练习。终于,在多次术前方案商讨、台下模型演练和台上术中模拟之后,我们团队共同完成了第一例CISH(腹腔镜辅助下的鞘内次全子宫切除术),并成功将出血量控制在100ml。自此之后,腹腔镜技术在我院广泛开展,各类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术也尝试同腹腔镜技术相结合,减轻患者痛苦,圆患者爱美之梦。

不放弃,不放弃,给疑难生生不息红房子病患者治疗,明请看本栏。

## 我的“大知音”

蒋子龙

此公大名陆焕生。先说为什么敢称他为知音?他能大段背诵我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比如《蛇神》。而且语速很快,大有妙语连珠之妙,又能让人听得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再无第二人(包括我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仅凭此我就可谪托知音,他即便心里不情愿也无可奈何。

知音就知音吧,前面为什么还要加上个“大”字?理由有三:其一他的年龄大,已享高寿八十有二;其二是大专家,北洋大学(解放后改为天津大学)最后一届水利系毕业,已出版学术著作300余万字,特别是他编著的《德汉水电工程词典》,至今还是水电专业的重要工具书;其三可算福大命大之人,当了22年右派,发配大西北,历尽劫难,竟迎来一个著述的丰收期,后来由大学教授改任水利局局长、天津市副市长,其学术追求未间断。

他还有个很受欢迎的头衔,乐水游泳俱乐部的名誉会长。每到年末泳友大聚会时,他的即席朗诵是保留节目,当场现编现说,抑扬顿挫,妙趣横生。我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上领教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几近过目不忘。趁着酒兴,也是被他一段段背诵我的文章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便故意难为他:您不能光背诵文学作品,文学语言毕竟还有些情趣,再加上有人物、有故事,容易连贯,便于记忆。真正考验您是不是过目成诵,就应该背诵一些常人很难背诵的东西,譬如《宪法》,譬如《党章》。

这话说了还不足半年,昨天参加读书节的开幕式,陆老一看见我立刻招手让我坐到他身边,小声说:听好了,我现在给你背《党章》。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老先生已经滚瓜溜熟地背诵起来……直至主持人恭请嘉宾们入场,他才停下背诵,然后满面含笑地望着我,有一种儿童般的得意。老人脸色竟也如儿童般白里泛红,其背书的神态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返老还童的意象。我忍不住还想跟老先生凑趣:这不算数,我没有带《党章》,无法验证您背得对不对。老人眼里又露出儿童般的顽皮:你又想出什么题目?我说下次见面我带着《资本论》来,您背诵这本书最前面的一千字,怎么样?老人在起身的同时扬起了右手,要跟我击掌为约:没问题!

看到这儿读者诸公想必已经明白了,我称陆焕生先生为知音是给自己贴金。他其实是喜欢文学、酷爱读书,碰上感兴趣的东西就多读几遍背诵下来。这是幼年养成的习惯,上了年纪后发现这一招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益发乐此不疲。因此他喜欢别人给他出难题、留作业。此文写出我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将这篇写他的文字背诵给我们听?

南宋张绍文《定林(荆到子孙闲》、《顾於山水间书屋年年,一点禅灯夜夜明》。这三间书屋,曾在钟山南麓的定林寺内,是王安石的书屋。

王安石罢相后卜居半山,常骑毛驴去钟山游玩,累了就上定林寺坐坐。后来他有了想法,便在定林寺盖了三间书屋,取名“昭文斋”。

王安石做过宰相,可他毕竟是个读书人。有工作的时候,他拼命工作。没有工作了,他就静下心来读书著文。定林寺是个清雅的存在,王安石在《定林寺》诗里描绘道“众木凛交覆,孤泉静横分”。他还曾这样描绘他的《定林所居》:“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

王安石的诗句里常出现一个“闲”字,如“谈笑明月相与闲”、“身闲始更知春乐”、“辘轳罢转井口闲”、“桃花深处好闲行”、“乐世闲身岂易求”、“念此屋中人,当复几人闲”、“而我官闲幸无事”、“一官能是不用说的。读书、著书之余,寻幽探胜,也是不用说的。交友会友之事可说,相传米芾、李公麟、欧阳修、曾巩、苏东坡等人来过定林寺,进过昭文斋。米芾曾为王安石书写“昭文斋”匾额。李公麟曾在高壁上画了王安石的像。饮酒之事有诗佐证,王安石《定林院昭文斋》诗写道:“定林斋后鸣禽散,只有提壶守屋檐。苦劝道人沽美酒,不应无意引陶潜。”又写过《客至当饮酒二首》,说“客至当饮酒,日月无根株”;“冥冥谁与论,客至当饮酒”。

人都说罢相后王安石的苦,谁知道他在定林寺三间书屋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呢?



夜光杯